

一块砖头引发的血案



当年明月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严嵩倒台后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三人都是实干家，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；同样又都是阴谋家，铲除异己心狠手辣。而这两点又以张居正为最：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措施惠遗万民，泽及百代；顺我者昌、逆我者死，虽杀门生亦不眨眼。

[上期回放]

在刑部右侍郎鄢懋卿的活动下，重大贪污犯严世蕃变成了只贪污800两，着令发配雷州充军。而充军路上，手腕厉害的严世蕃竟然逃脱跑到了江西。徐阶严家的斗争还在继续。

历史小说

严世蕃和严嵩已逐渐被逼人死角，到目前为止，一切都在徐阶的掌控之中，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，一件偶然事件的发生，却让这场好戏早早落幕。事情的起因，只是一块砖头。

与罗龙文不同，严世蕃不沮丧，也不发牢骚，他正在江西袁州一心一意地盖自己的新房，而且竟然找了四千多民工，还唯恐人家不知道，每天敲锣打鼓地开工修豪宅！

工人多了，自然会聚成一团找乐子，就在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，一个人路过此地，便多看了他们两眼，这帮人正好干完了活想找事，就向这位路人挑衅，说着说着，不知是谁无聊，还朝人扔了块砖头，当场挂彩。这位兄台还算理智，也没有大打出手（对方人多），只是走上前来找他们的领导——严世蕃的仆人理论。可是严府的仆人态度蛮横，根本不予理睬，旁边有人看出苗头，觉得这人举止不一般，估计是个官，便提醒这位仆人客气点。

毕竟给严世蕃跑过腿，平日见过大场面，所谓宰相门人七品官，这位兄台眼睛一横，当场大喝一声：老子在京城见过多少大官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还不快滚！

面对这位凶仆，路人一言不发，捂着伤口，带着羞辱默默地离开了。仆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大祸也就此种下。这位路人的名字叫做郭谏臣，时任袁州推官。郭谏臣是一个推官，主管司法，也就是当年徐阶曾干过的那份工作，虽然他不如徐阶有前途，

但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，这个人的名字叫林润。于是在饱受屈辱却无法发泄的情况下，郭谏臣将自己的委屈与愤怒写成书信，寄给了林润。

林润，字若雨，福建莆田人，嘉靖三十五年进士，这位仁兄虽说资历浅，却是个不简单的人物，他先被分配到地方做县令，由于表现突出，很快就被提拔到南京担任御史。林润最憎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严氏父子，所以当他收到郭谏臣的书信时，一个念头油然而生——弹劾严世蕃。虽然之前邹应龙已经告过一次，而且嘉靖曾警告过，敢再拿此事做文章者，格杀勿论，但林润仍然决定冒一次险。

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十二月，林润正式上书，烽烟再起。这是一份十分厉害的弹章，在文中，林润再次运用了他的智慧，他不但弹劾严世蕃擅勾结盗匪，欲行不轨，还爆出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罪行——逃兵。

看到奏章之后，嘉靖果然大怒，他再次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，严查办此事，逮捕严世蕃。严世蕃再次成为了囚犯，再次来到了京城，这一次，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将彻底完蛋，包括徐阶在内。然而当这位严大少爷进入京城之后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。严世蕃和罗龙文刚刚到京，便解掉了身上的镣铐，宴而皇之地接受朝中官员的宴请，吃好喝好后连监狱大门都没去，就直接住进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豪宅。

目睹这一奇观的徐阶再次被震惊了。从震惊中恢复过

来的徐阶开始了新的思索，他终于认识到，这是一股极其顽强的势力，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利益共同体，而要彻底毁灭它，单靠常规手段，是绝对办不到的。要击破它，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，而严世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，既然弹劾没有用，逮捕没有用，甚至关进牢房也没有用，那么我只剩下一个选择——杀了他。

就在徐阶下定决心的时候，严世蕃正颇为轻松地与罗龙文饮酒作乐，但同为囚犯，罗龙文却没有严世蕃那样的心理素质。然而严世蕃笑着对他说：“我等定然无恙，不必担心。”罗龙文松了一口气，他以为严世蕃已经搞定了审案的法官。严世蕃却告诉他，负责审理此案的三法司长官，刑部尚书黄光升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大理寺卿都不是严党，而且素来与他有仇，隐忍不发只是时机未到，到时一定会把他往死里审。

还没等罗龙文消化完这个噩耗，严世蕃又接着说了一件让他匪夷所思的事情：“我已派人四处散播消息，为杨继盛和沈链申冤，他们之所以会死，全部是我等所为。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三法司那里。”罗小弟就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，他大声向严世蕃吼道：“你疯了不成？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！”

“不要慌”，严世蕃依旧镇定自若：“这些罪名不但杀不掉我们，还能够救我们的命。”

正如严世蕃所料，三法司采纳了街头巷尾路边社的意见，将杀害杨继盛、沈链的罪

名套在了严世蕃的头上，所谓冤杀忠臣，天下公愤之类，写得慷慨激昂。完稿之后，他们依例将罪状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阅。

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，他接过稿件，仔细看完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：“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，文辞犀利，罪名清楚。”“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”，徐阶突然收敛了笑容，用冷峻的口气说道：“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，还是想要救他？”

这是一个侮辱智商的问题，几位司法干部当即涨红了脸，大声叫道：“那还用说，自然是要杀了他！”看着激动的同志们，徐阶笑出了声：“此奏疏一旦送上，严世蕃必定逍遥法外，诸位只能白忙一场了。”众人目瞪口呆，愣愣地看着徐阶，等待着他的解释。

“你们并不明白其中奥妙，虽说杨继盛之事天下已有公愤，却绝不可上奏皇帝，要知道，杨继盛是为严氏父子所害，斩首的旨意却是皇上下达的。”“当今皇上是英察之主，从不肯自认有错，你们如果把这罪状放上去，岂不是要皇上好看？如此受人欺瞒，皇帝的颜面何存？到时皇上发怒，严世蕃自然无罪开释。”

徐阶说得没有错，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正是如此，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，他先放出风声，说自己最害怕杨继盛事件，然后诱使三法司的人将此罪状上达，因为嘉靖皇帝的性格他十分了解，这位仁兄过于自负，认定自己天下第一，没人能骗得了他，也从不肯认错。

书呆子们头晕眼花了，他们的脑袋还没回过神来，只是傻傻地问徐阶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您出个主意，定个罪名，我们马上去办。然而徐阶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们更为吃惊，这位深不可测的首辅大人只是微微一笑，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份早已预备好的奏疏：“我已经写好了，你们送上去就是了。”

怀着对徐大人的无限景仰和崇敬，三法司的官员们打开了那份奏疏，杀气扑面而来。简单说来，严世蕃的罪名有以下几点，首先他和罗龙文是哥们，而罗龙文勾结倭寇，严世蕃也与倭寇挂上了钩，他们聚集海匪，并企图里通外国，逃往日本。其次，他勾结江洋大盗，训练私人武装，图谋不轨。最后，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，而根据现场勘查，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，严世蕃狗胆包天，竟然在上面盖楼，实在是罪大恶极（这条罪名当年胡惟庸也挨过）。

看完了这封奏疏，三法司的书呆子们也断定了严世蕃的结局——必死无疑，因为嘉靖最为反感的两个词语，正是“犯上”与“通倭”。

不出徐阶所料，奏疏送上去之后，嘉靖勃然大怒，当即下令复核之后，立斩严世蕃、罗龙文，真是比他儿子还听话。

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三月辛酉，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，押赴刑场，执行斩决。这位才学出众，聪慧过人，却又无恶不作，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恶贯至此，终于满盈。

李大国和香秀结婚急坏了一堆人



张继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乡村爱情讲述大学生谢永强与农村女青年王小蒙、养花大户赵玉田与刘英等几对青年之间恋爱的故事，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当代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画卷……

[上期回放]

为了陈艳南，赵玉田和王天来打起来了。刘能抓住机会让赵玉田把陈艳南辞退了。赵玉田当然不愿意，陈艳南听说这事后，自己提出要走。谢永强觉得小蒙离自己越来越远了，他跑到镇上把陈艳南叫了回来，让继续帮他。王小蒙和陈艳南在村头遇见了，她们进行了一次长谈。

同步热播

刘大脑袋带着写好的报告回到公司。王大拿看了报告后说：老刘啊，这个报告写得很好，只是涉及到象牙山周边一些附属性设施比如果园、山林，还有小部分民宅的补偿拆迁整合等方面的具体问题，还需要再完善一下，我的意思是你再到村里去一趟。

刘大脑袋怕跟王云整出什么事情来，有点不太乐意去。最后，拗不过王大拿，还是去了。

刘大脑袋感觉王云对自己的攻势有点太猛，怕她老来缠他，就在门上的大玻璃上张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“禁止异性入内”。刘大脑袋贴好后，感叹着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王云端着一盘水果走过来，看了看玻璃上的告示，有点不高兴地敲门。刘大脑袋开门，有点害怕地说：是你啊。

王云说：玻璃上贴这个干吗？是不是针对我的？刘大脑袋说：不光针对你，异性，就是指所有女的。王云说：你干吗呢？刘大脑袋说：我这主要是为了集中精力工作，任务重，一有异性进来，就耽误工作，所以才贴了这么个东西，再说，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。王云说：你总不会连我也不让进吧？刘大脑袋说：对异性一视同仁。

王云有点生气说：对我也一视同仁，你，你太过分了吧？我跟她们又不一样。刘大脑袋说：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，你也是异性嘛。王云说：我是异性，可，可我跟你关系特别。刘大脑袋不太明白，

说：特别吗，我怎么没有感觉到？王云气愤地把水果从刘大脑袋手上夺回来，说：你感觉不到，你傻啊！

谢大脚在房间收拾着东西，看见王云气呼呼地端着水果回来。她决定再去跟刘大脑袋说说。谢大脚端着水果去找刘大脑袋。他很痛快地让她进屋了。谢大脚说：我给你说几句话就走，老刘，不管你怎么看王云，我感觉你跟王云都挺合适的，王云人很善良，也能干，对你也很热心，其实打你一进村，她就看上你了，她说你人虽然粗一点，但心好，不坏，她还说你虽然表面上风风光光，架子很大，但是心里很苦……

刘大脑袋的表情也跟着苦了起来。谢大脚说：王云也是苦命人，父母去得早，跟她妹妹王霞一块相依为命长大，后来一直供着王霞上学，把王霞给供出来了，自己结婚的最好年龄也耽误了，后来找了几个，不是别人看不上她，就是她看不上别人，一直守到现在，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过什么是是非非，这是什么年月，一般人谁能守得住，早就满城风雨了，王云给我说，她至今还是姑娘身呢。

刘大脑袋的眼睛睁大了，说：天哪，这，这也太不容易了……

谢大脚说：我给你说这些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想你能够珍惜王云，能够对她好。刘大脑袋挤了一下眼睛，说：太感动了，你，咋不早说呢，你要早说，我，我……

赵玉田做出了非常举

动，一天陈艳南下班回家，他非要在后面护送，陈艳南停下车，说：我不让你送。玉田说：我非送你不可。陈艳南不理玉田，骑车走。玉田跟着。陈艳南受不了了，停下车说：你不好好过日子，你干吗玉田，刘英多好，你怎么不好好守着她？玉田说：好什么，一点也不好，我们已经分居了。

陈艳南说：分居了？你胡闹什么，快回去找她吧。你这样既影响我的工作也影响大家的关系，何必呢？再说，你一个有家有老婆的人，整天跟在我的后面，村里人也会笑话你的。玉田说：我不怕别人笑话，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艳南，我想好了，为了你，我决定跟刘英离婚。陈艳南吓坏了，说：赵玉田，你别吓我啊，你千万别因为我跟刘英离婚，那样我会吓死的。玉田说：别害怕，这事跟你无关。玉田回到家就把这话说了出来。刘英一气之下回娘家了。

王天来突然对陈艳南不那么感兴趣了，他发现香秀不错。他开始给香秀发很多肉麻的短信，把香秀吓坏了。这天，香秀在办公桌前站着。李大国扛着两块板子拿着锤子钉子走进来。香秀说：大国，你这是干吗啊？

李大国不说话，走到香秀桌子底下，把木板在桌腿上钉着。香秀看着，心里充满歉意。但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李大国给香秀钉完又给王天来钉。李大国钉好了，站起来说：香秀，板子虽然钉上了，但是这事，主要还得靠你的自觉性，怎么样抵抗

诱惑，如何抵抗诱惑，就看你的了，拜拜。

李大国要走。王天来进来。王天来说：哥来了？

李大国生气了，说：我不是你哥，哥对你这么好，又是给你找诗，又是给你出主意，我以为你是在追陈艳南呢，没想到你在香秀身上用劲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，你们对得起我吗？

李大国很委屈的样子，要哭。王天来还想解释，说：哥，是这么回事，本来我是想追陈艳南的，可是后来我发现香秀比陈艳南好多了，于是忍不住就……

李大国举起了锤子说：王天来，你再说说，再说我就把你的头给你敲碎，你信不信？王天来抖起来，说：信，信……

李大国哼了一声，走了。王天来问：香秀，你说李大国会不会敲碎我的脑袋？香秀没好气地说：会！

长贵在给齐三太说话，他说：镇长，香秀的工作你还要抓些紧……

齐三太说：正办着呢，快了。长贵接着说：要不我也不着急催你，出情况了。齐三太说：啥情况？长贵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镇长，这不是好事啊，你说你让我咋给你说呢。就是你那个妻侄，就是王天来，看上我们家香秀了，整天给香秀发诗啥的，这事让李大国知道了，闹呢，我琢磨着香秀再不走，弄不好要出事。齐三太紧张起来，说：是吗？……这个王天来，小年轻，怎么还好这事呢，这不是给

我添乱吗？

长贵说：他啊，本事大着呢，不光追我们家香秀，连陈艳南他也追了。齐三太吃惊起来：是吗？长贵说：只是没追上。齐三太说：那我真得抓紧些。又说：王大拿那边招商的事进展怎么样？长贵想了想说：快，快了。

没多久，齐三太就把王天来先调走了。李大国和香秀终于结婚了……

谢广坤家里谢永强在给自行车打气。谢广坤拿着一百块钱走出来，说：永强，你啥时候结婚啊，看见了没有，你爹，整天为别人做贡献，啥时候才能捞回来呀。谢广坤摇着头向外走。

王小蒙在检查着缸里面浸泡的豆子。王老七在门口坐着。小蒙娘说：她爹，香秀结婚，你不随礼去吗？王老七说：去，应该去。王老七站起来说：又成了一对了，咱们家这对什么时候才能成啊！王小蒙很忧伤，眼泪一下流了出来……

小蒙娘推着王老七说：你说什么啊，快走！王小蒙哭着跑进屋里，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。当她看到永强的照片时，就把照片翻扣了过来……

玉田正躺在床上做梦，并笑着说着梦话，玉田说：刘英，你不是说不来了，怎么又来了？你等着，回头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。玉田娘推了一把赵四，说：是不是刘英来了？赵四下床。见玉田抱着枕头大睡呢。赵四说：做梦呢，这孩子，想刘英了，我看这血统不好换了。